



揭秘田野盗墓贼

接订单下手 手段粗暴 清重臣墓华表被拽倒断裂

大胆贼 开吊车盗20吨墓碑

近日北京警方通报,明十三陵思陵石五供烛台被盗案告破,此案系专门盗窃石刻类田野文物的团伙作案,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。此案引发公众对田野文物的关注。记者多年来一直进行田野文物相关报道,梳理发现,7年间仅媒体报道的北京田野文物盗情就有30余起,其中几起还涉及国家级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

明代王安墓现3米深的盗洞,现已回填



位于房山区的清朝重臣伊桑阿墓华表被盗墓人拽倒,断成几截,现已修补

民间志愿者的“乡愁” 寻访古迹的脚步赶不上被盗的速度

在北京,除了那些名胜古迹,平原山区的田间地头还分布着形态各异、不计其数的田野文物(也称郊野文物)。这些文物由于位置偏僻、文保级别普遍偏低,很少受到关注。

2010年12月,全国多地文保单位发生盗掘古墓葬、盗窃石刻文物案件,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加强田野文物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。同年,记者开始对田野文物盗情的持续监督报道。

民间的文保志愿者经常是文物盗情线索的主要提供者。“上次来还好好的,没过多久就不见了……”从民间文保志愿者那里,时常能听到这样的叹息。在很多人看

来,他们寻访古迹的足迹,难以追上文物被盗的速度。

在这些文保志愿者当中,有基层文物巡查员、退休公务员、村官、教师、学者等。文化遗产是他们共同的“乡愁”,他们经常因文物的被盗与破坏而倍感心痛,希望通过媒体曝光,引起官方的重视。

梳理发现,2010年至今,仅记者关于田野文物盗情的报道,就有40余篇,涉及房山、门头沟、海淀、丰台等10个区。

肆无忌惮的偷盗 开吊车上阵 20吨墓碑被盗走

墓碑、石佛、石狮、金刚座、石五供……《法制晚报》报道的盗情中,目标多为石刻文物。从几百斤的石佛到20吨重的墓碑,经

常会见到重型机械的身影,这也是现代盗墓的标志性手段之一。

2010年,丰台区二王坟石五供(区级文保单位)中一尊烛台和一尊宝瓶被盗。偷盗者动用吊车,越过1人多高的护栏,将两件文物吊装到卡车上,随后消失在夜幕之中。

2013年4月,房山区青龙湖镇普查登记文物清代大臣孙国玺墓时发现,墓碑连同龟趺被盗,总重量达20吨。

在现场,吊装车辆留下的车轮印记清晰可见,吊车两侧支撑架留下的印记,扎进泥土10厘米深。据附近放羊的村民说,就是在4月份的一天,她见白天有3个人从一辆黑色轿车上下来,溜达了一圈便离开了,结果第二天墓碑连同龟趺就丢了,怀疑那三

学者揭秘被盗文物“产业链”“市场”刺激下多选石刻类

耐心贼 历时一年凭人力盗走沉重文物

冒充文物工作者租设备去偷盗、处心积虑历时一年偷走金刚座……在盗墓史研究学者倪方六眼中,现如今偷盗田野文物的盗墓者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盗墓贼,而是重赏之下以身试法、工具多元化却手段粗暴的“勇夫”。这些失窃的田野文物中,以石刻类文物居多。据多位学者了解,偷盗者已形成了一条“下订单——偷盗——买卖”的“产业链”。这些文物部分被当成了收藏者或者经营场所提升档次的摆件。有的高档会所就糊里糊涂地摆放了一些古墓里的石构件。

谁在偷盗田野文物?

盗墓者不再是“固定职业”重赏之下引来各色“勇夫”

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副研究员、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刘卫东介绍,偷盗田野文物的人,绝大部分都是为了买卖、追逐利益。一般是接受了他人的“订单”,有针对性地下手。这些人既有盗窃团伙,也有重赏之下的以身试法的“勇夫”;他们有可能就是从中挣个差价,也有可能直接卖个“好”价钱。

例如2012至2014年间,房山区环秀禅寺、广智禅寺,两座相邻的明代古寺先后被盗,警方控制偷盗者后发现,他们并非专业盗窃文物的团伙,就是在山沟里干活的想“赚些外快”的年轻人。

中国盗墓史研究学者倪方六介绍说,偷盗田野文物的人,主要是和文物黑市相关联的人、这条地下产业链上的人,有的人长期进行盗宝活动。一般老板不会出现在现场,都是出钱找人去做。有需求,就有人去干,或者想办法物色目标或偷盗。

在内蒙古赤峰,倪方六曾遇到一位“盗宝人”,听到倪方六的南方口音后,这位“盗宝人”还主动问他能不能搞点“盗宝投资”,提供一些大型设备。这让倪方六感到很吃惊。

倪方六说,他一直在准备素材,想写一本“当代盗墓史”。因为当代盗墓,无论人群还是手段,都比古代更“丰富”。古代盗墓人群相对单一,现在什么人都去盗,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盗墓贼,顺手牵羊的事也时有发生,关键是“有消费市场”。

为何盯上这些文物?

地处郊野防盗措施有漏洞
出版物被当做“盗宝指南”

在《法制晚报》报道的盗情中,大多数田野文物位置偏僻、人迹罕至,人防、技防、物防不完善,甚至整体缺失。偷盗者可谓占尽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

北京园寝遗址调查保护团队的马志璞介绍说,从安防建设的角度看,当前的田野文物安防工程普遍存在重建设、轻维保的现象,项目建成后维护跟不上,供电、巡检等存在缺陷。

2016年,海淀区辛亥滦州起义纪念馆,石碑座被盗损、分家后断成两截。虽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但在现场人防、护栏、摄像头全部缺失。

同年,房山区下寺村唐代石塔,汉白玉佛龕门被盗损。公布为区级文保单位三十年,相应的人防、技防、物防全无,连文保牌都不曾挂设。直到被盗后媒体曝光,相应的保护措施才得以完善。

再比如,王锡彤墓位于北京植物园,2015年,墓园内一对石狮被盗。即便有公园的保护,文物依然丢失。

此外,文物爱好者自身也应该树立安全责任意识。对于地处野外,保护措施差的文物,尽量不过分公开文物细节信息。有的文物爱好者将文物信息、路线过分公开,把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石刻文物暴露在网络上,结果就是给贼指路。

有的网友甚至写“出了村、过了河,往左500米、往右300米……”偷盗者正好按图索骥。

不仅如此,有文物工作者曾坦言,一些官方出版物,也成为文物偷盗者的“路书、指南”。

文物如何被盗走?

租赁大型设备手段却粗暴
有人历时一年偷走金刚座

在刘卫东看来,北京地区这些年丢失的主要是地上文物,以石刻文物为主。偷盗者利用吊车、卡车、盗链等工具,轻而易举就能得手。例如在丰台区二王坟、房山区孙国玺墓、黄廷桂墓的盗案中,均出现了吊车、卡车的身影。在北京多个拆迁村,还曾出现挖宝人的身影,甚至使用上了金属探测器。与此同时,粗暴、笨拙的偷盗手法也并不罕见。

2013年,房山区区级文物,清代伊桑阿墓石刻被盗。一伙人为偷盗华表柱顶端的莲盘,不惜用绳索将4米多高的华表柱拽倒。造成华表柱断成三截、精美的祥云云板摔得粉碎……手段野蛮、粗暴。

中国盗墓史研究学者倪方六介绍,一些现代盗墓没有什么技术含量,只要你有一把子力气。发生在房山区谷积山文物群的盗情,就是笨办法的典型案列。

2012年,谷积山上一座明代太监墓被盗。一两吨重的束腰金刚座,被偷盗者先是从墓地里刨出;由于文物地处山地,无法使用车辆运输,偷盗文物全凭人力。5个月以后,金刚座被轱辘到了半山腰,偷盗者使用撬棍对文物进行翻滚挪移。即便在文物周身包裹了棉被、棉衣,金刚座还是出现了多处硬伤。对此,媒体曾多次曝光,但金刚座最终还是被偷盗者滚到山下运走,整个盗

个人就是在下手前踩点儿。

盗运吊装石刻文物,也并非十拿九稳。2014年10月,位于房山区的清代重臣黄廷桂墓,仅存的两通龟趺碑险些被盗。一伙人在利用吊车偷盗的过程中,绳索没有拴牢,墓碑直接砸向龟趺,造成龟趺受损,同时将吊车油箱砸漏。

吊车司机在逃跑过程中,车轮陷入附近的沟壑中,司机当场被警方控制。虽然墓碑分家、受损,但幸免丢失,当地人戏称是“石兽显灵”。

无法挽回的损失 被盗文物级别低价值高 都是孤品

被盗郊野文物中,既有世界文化遗产,也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但绝大多数是普查登记项目、区级文保单位、市级文保单位,保护级别相对偏低。

不过文物级别低,并不代表文物价值低。文物具有不可复制性,每件被盗文物都是孤品。房山区岩上村的元代石狮近1吨重,被盗后警方追回被安置于村委会。但在2013年,一伙人趁夜幕潜入村委会大院,八个人合力将石狮抬上一辆面包车,随后消失在夜幕当中。虽为区级文物,但这却是北京地区为数不多的元代石狮。

2016年,房山区下寺村的唐代佛塔被盗,古塔的佛龕门被盗运至山下、摔成三瓣。虽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,但这却是北京现存八座唐代古塔之一,已有上千年的历史。

运过程用时将近1年。

在倪方六看来,盗墓的技术手段相比过去,还是要更加丰富先进。盗窃野外大型文物,吊车、起重机、地下金属探测仪都派上用场。有的团伙会自己购买设备,也有的靠临时租赁,甚至有人冒充文物工作者,去租借大型设备。

被盗文物去哪儿了?

“提档次”需求刺激偷盗
高档会所中竟摆古墓构件

据刘卫东了解,这些田野文物被盗后有可能出现在一些市场、集散地,被公开买卖。有的出现在高档会所里,被用来“提高档次”,也有可能被收藏。

2004年前后,位于房山区的清代惠亲王绵愉的墓碑丢失。之后有文保志愿者发现,该墓碑竟然出现在了江苏省一处石刻园内。倪方六在接受采访时曾谈到,近10年大量的仿古建筑,以及会所需要一些古物提升所谓的档次,这大大地刺激了文物偷盗的发生。很多古墓里的石构件,也被稀里糊涂地用在了会所里。

倪方六说,国家的博物馆不会收藏来路不明的东西,一般都是国内的仿古景点,一些富豪的私家花园、私人博物馆,国外的收藏市场也存在需求,但这类消费还是以国内为主。他见过从元代到清代的很多文物出现在石刻市场里。

在倪方六和刘卫东等学者看来,田野文物的灭失令人扼腕。比如很多古墓,历史面貌被破坏后,过去的丧葬风俗都看不到了。对于一个城市来说,灭失的则是一个个无法恢复的历史片段。/ 综合央视、法制晚报